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卡拉马佐夫兄弟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卡拉马佐夫兄弟

原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

译编 蔡长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目 录

- 一 修道院里的闹剧 (1)
- 二 米卡的爱情 (6)
- 三 苦行忧愁的女人 (14)
- 四 人创造上帝也创造魔鬼 (19)
- 五 聪明人的一番交谈 (24)
- 六 施舍一根葱的坏女人 (31)
- 七 三千卢布的情债 (35)
- 八 情敌之间的较量 (41)
- 九 费多尔老爷死亡之谜 (50)
- 十 米卡成了法庭的猎物 (54)
- 十一 爱吃醋的情人们 (61)
- 十二 谁在逃避罪孽 (65)
- 十三 不傻的“巴兰的驴” (70)
- 十四 歇斯底里的卡佳 (76)
- 十五 各抒己见的演说 (81)

— 修道院里的闹剧

8月底一个晴朗暖和的日子，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和他的次子伊凡·费多罗维奇，坐着一辆破旧的出租马车，驶向修道院，为的是解决父子之间遗产和财务上的纠纷。

报时的钟声响了12下。

“正是我们说定的时间，”费多尔大声说，“我的长子米卡却还没有来。我替他道歉，神圣的长老！”

佐西马长老庄重地对他说：“我诚恳地请求您不要着急，也不要拘束。”

费多尔并没有停下来，他慷慨激昂，激动非凡，碰到什么就糟蹋什么，虽然大家都明白他又在做戏，但免不了对他愈加轻蔑。

这时，姗姗来迟的米卡走进了修道院。

“神圣的长老！”费多尔叫道，“这就是我的长子米卡，他就像席勒的《强盗》里最不让人尊敬的弗朗兹·穆尔，请您加以拯救！”

精疲力尽的长老用疲惫的声音说道：“请您不要侮辱自己的家人……”

“我掌握着一切凭据，他勒索我的钱财去勾搭良家小姐，获得了一个高贵小姐的爱情，但他又到另一个招人爱的美人家走动，打她的主意。”

费多尔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

“住嘴！无耻、虚伪的人！”米卡疯狂地叫道，“您想叫我下地狱吗？您是在吃醋，因为您自己也在向这个招人爱的女人求婚……”

米卡眼睛冒火，呼吸急促。

“米卡！”费多尔忽然用一种不像自己的声音大喊起来，“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我立刻要跟你去决斗……用手枪，隔三步距离，蒙上手帕。决斗！决斗……”

“可耻呀！”一个神父忍不住脱口叹道。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修道室里四面八方的人都嚷嚷起来。

长老忽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着米卡走去，在他的身前跪了下来，全身俯地、一丝不苟地叩了一个头。当长老站起来时，嘴角隐约挂着一抹无力的微笑。

米卡和众人一下惊呆了，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但这出丑剧竟出人意外地中止了。

一位修士正等着这批客人去院长那里去吃饭，费多尔等因觉得不合适而婉转拒绝，但他的次子伊凡却轻松地说：“为什么不去呢？院长昨天就特地邀请过我了。”

“真是木头脑袋和卡拉马佐夫式的良心。”他的一位远亲愤愤地想。

人们都到院长那里去吃饭了。费多尔的幼子阿辽沙把长老搀进了卧室。长老困难地喘着粗气，说：

“孩子，将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一等到上帝把我招去，

你就离开修道院吧，我祝福你到尘世去修伟大的功行。你要在痛苦中寻找幸福，要尽量离你的亲人近些，用精神感召他们吧！”

长老举手祝福。

“向米卡大哥下跪叩头究竟是什么意思？”阿辽沙边走边思考这个问题。

“我来解释这其中的含义吧，长老嗅到了犯罪的气味，这种犯罪会在你的哥哥们和你那有钱的父亲之间发生。长老下跪正是这种预言。”阿辽沙的好友拉基金提出自己的看法。

“犯什么罪？哪一个凶手？”

“米卡会用刀子捅自己的父亲，而你的父亲又是一个酒色无度的荒唐鬼，他们两人都会掉入泥坑里去的。”拉基金满有把握地回答。

“事情还不至于弄到这一步吧。”

“阿辽沙，我对你感到奇怪，奇怪你怎么会是这么个童男子。你不也姓卡拉马佐夫么！在你们一家人身上，色欲的强烈已达到了发烧的程度。现在这三个好色之徒的眼睛互相盯着，怀里揣着刀子。三个人已经冤家路窄了，你也可能是第四个呢。”

“米卡……是瞧不起格鲁申卡的。”阿辽沙说这话时似乎打了个冷战。

“老弟，有一点你现在还不懂的东西，一个男人爱上了某种美，是会为了她出卖亲生儿女，出卖父母，出卖俄罗

斯和祖国的。你想过情欲方面的事吗？”

“这点我懂。”阿辽沙脱口而出。

“你不愧姓卡拉马佐夫，由此看来，血统和遗传真有关系啊！你们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好色、贪财和发疯！米卡想把未婚妻让给伊凡，以便好赶紧去找格鲁申卡。而伊凡却在那里发表神学文章，尽管自己是个无神派。鬼才搞得清你们是怎样回事：自己意识到卑鄙，可又自己往卑鄙里钻！

“现在你父亲正和米卡作对，他也对格鲁申卡着了迷，他们父子俩一定会狭路相逢的。而格鲁申卡呢，则逗弄着这两个人，看一看跟谁更有好处。在这场游戏中，米卡会抛弃高贵有钱、美貌无双的未婚妻卡佳，去娶老商人以前的姘妇格鲁申卡。你的胞兄伊凡就等着这机会，得到他苦苦思慕的卡佳，同时又弄到她的六万嫁资。”

拉基金刚说到这里，阿辽沙不同意他的看法。“你对伊凡没有好感，他不会为了几万卢布受诱惑。”

“这是伊凡给你们出的谜语。你听了他那愚蠢的学说了吗：‘既没有灵魂不死，就没有道德，一切都可以做。’既然一切都可以做，那他什么做不出来呢？”

阿辽沙好一时没说出话来。

“他的整个学说是卑鄙的！即使并不信仰灵魂不死也无妨！在爱自由、爱平等友善之中可以找到它。”拉基金说得很激动，“顺便告诉你，格鲁申卡告诉我，要你脱掉修道服，到她那儿去。”

“你替我向她致意，说我不能去。”阿辽沙勉强微笑了一下。

两人快要到厨房的时候，那边乱哄哄的声音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拉基金有些幸灾乐祸地说：“瞧，卡拉马佐夫家的人捣起乱来，一定是出了什么乱子，根本没吃成饭！”

拉基金没有说错，真的出了乱子。

原来，费多尔觉得在长老的修道院里做出这样可耻行为，再到院长那里去吃饭，实在有点不体面。但他要为自己的丑行向所有的人复仇，于是，他快步回到修道院，出现在院长的餐室里。

愚蠢的魔鬼抓住了费多尔，引诱他沿着神经质的道路愈来愈深地陷到无耻的深渊里去。他大骂亲戚，攻击神父，引用道听途说的传闻胡诌一气。他像山上滚下的石头一般，已经不由自主了。

院长听了他那恶毒的谎话，只得庄严地说：“圣经上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诅骂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们也要照着去做。”

费多尔根本不理这一套，大声嚷道：“得啦，得啦！又是反省自己呀等等一套无聊的废话，你们反省吧，我可要走了。”

阿辽沙一下子呆住了，默然地看着父亲坐进了马车，他心里真不是滋味。

二 米卡的爱情

对于阿辽沙来说，另有一种恐惧在他的心头萦绕，那就是怕女人。米卡的未婚妻卡佳曾托人带来一封信，请他无论如何得去一下。在他的记忆中，她是一个美丽、骄傲、意志坚强的姑娘。

他犹豫了一分钟，像惯常那样匆忙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动身到这位自己害怕的女郎家去了。正当他抄近路走到花园跟前时，突然发现哥哥米卡正拼命地向他招手。

哥哥兴奋地走过来拉着他来到一个凉亭。阿辽沙看见桌子上有一瓶白兰地，知道哥哥又在借酒消愁了。

阿辽沙告诉他要到父亲那里去，但得先到卡佳家一趟。

“真是巧极了！我早就想让你代表我到父亲那里去，然后去见卡佳，同她、同父亲作一了结。打发你这样一个天使去，最好不过了。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正爱的只有你一个人。当然，还有一个‘下贱’女人。”

米卡沉思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想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怕是因为它是个谜，无从捉摸，可它能掀起情欲的暴风雪。理智上你认为是丑恶的东西，在情感上却可能是美的。我爱淫荡，也爱耻辱，爱温情，也爱残忍；父亲方面传下来的好色和母亲方面传下来的疯狂般的辱信，加在一起，就是卡拉马佐夫家庭成员的特点。父亲说我勾引良家的妇女，虽然是造谣，但也有过一点事实。这一点，我

今天要告诉你。”

阿辽沙异常注意地听着。

“当时我在常备军中当一名准尉，在那座小城里，大家都喜欢我，可我的中校老头子可不喜欢我。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阿加菲亚，我和她纯洁友好地相处着。小女儿就是卡佳，她刚从北京的贵族学校毕业。在一个晚会上，我走过去和她攀谈，但她却轻蔑地噘起嘴唇。我心里说，等着吧，我是要报仇的。

“在我收到父亲寄来的六千卢布后，忽然得知一件我十分感兴趣的事，那就是上边不满意我们的中校。不久师长果真来到，命令他自己辞职。这样一来，城里忽然就对他和他全家冷淡起来。要向新任军官办移交手续了，老中校忽然害了病，没有交出公款。只有我知道其中一切秘密，老中校早把钱借给一个商人，然而被此人赖掉了。传令兵送来了命令：‘限两小时内交出公款。’老中校跑进卧室，拿起双筒猎枪，顶住胸口，扣动扳机。但阿加菲亚飞快地托起枪口，子弹射到天花板上。

“我对阿加菲亚说：‘令尊那里短了四千五百卢布，与其让他出庭受审，不如把你的妹妹暗地里给我送来，我也许可以分给他四千卢布。’当时正是黄昏，我正想出门。门一开，抬头看见卡佳站在面前。她喘着气，嘴角和唇边的纹路在颤动。

“我用眼睛打量了她一下，确实长得很美。不过当时她的美不在外表，而在高尚。可我呢，是个无赖，她为父亲

慷慨牺牲，而我却乘人之危。我想说出些恶毒的话来，但没有说出。我走到桌前，取出一张五千卢布的票额，交给她，并替她打开外屋的门，倒退一步，深深地向她行了一个鞠躬礼。

“当时她全身哆嗦了一下，凝神看了我一秒钟，默默地、深深地全身俯伏，跪在我的脚前，额头碰到了地，然后，跑了出去……这就是我同卡佳的一段往事。现在只有伊凡弟弟知道这个事，还有你！”

米卡讲完后，用手帕在额角擦了擦汗，阿辽沙问道：“你是未婚夫，不是吗？”

“我并不是当时就成为未婚夫的，过了三个月才是。卡佳把钱拿走后，老中校把公款交出了，只过五天就病死了。十天后，卡佳和她姐姐去了莫斯科。卡佳的近亲是一位将军夫人，一见到卡佳，喜欢得如同自己的女儿，立即改立遗嘱，指定卡佳为继承人，并先拨八万卢布现款，作为嫁资。不久我从邮局接到她的汇款，还收到她的信：‘我疯狂地爱您，不管您是否爱我，只要您做我的丈夫——我决不使您受到束缚，我情愿做您的家具，您的地毯……’我当时也写了回信，并嘱咐在莫斯科念书的伊凡去看她。伊凡自此爱上了她，直到现在。”

“我相信她仍然爱着你而不是伊凡。”

“她爱的是自己的贞节，而不是我。我发誓，阿辽沙，我知道自己的灵魂要比她低贱几百万倍。就因为一个姑娘出于感恩，情愿毁掉自己的生活 and 命运！这真荒唐。”米卡

满脸通红，两眼发光。

“既然卡佳那么高尚，你为什么不改过自新呢？”阿辽沙极为不安地说。

“我也曾表示要改过自新，但是我总做不到。让我在胡同里淹没，而她将嫁给伊凡。”

“既然未婚妻不愿意，你怎么可以解除婚约呢？”

“现在我叫你来，想打发你去找卡佳，告诉她，我从此再也不到她那儿去了。”

“那么你上哪儿去呢？”

“到格鲁申卡那里去。我知道我完了，永远不会有别的出路。”

“哥哥，你会有出路的。”

“不会的，你不知道，卡佳曾请我到省城汇三千卢布给莫斯科她姐姐阿加菲亚，而我却同格鲁申卡到莫克洛叶去玩儿，仅用三天，就把钱挥霍得一干二净，自己却成了一个英雄。英雄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只亲吻到了格鲁申卡的小脚趾而已。”

“你真打算娶格鲁申卡么？”

“只要她肯，我立即娶她。阿辽沙，你知不知道，我可能是下贱的人，具有下贱的欲望，却永远不会做贼，掏人家腰包，但我现在已经是贼了。我没有去汇钱，却对卡佳撒谎说钱已汇出。但是，我不是贼，我要把钱还给她的。”

“卡佳会理解你的不幸而加以原谅的。”

“最好的办法是还她三千卢布。”

“但从哪弄到这许多钱呢？”阿辽沙提出疑问。

“阿辽沙，你可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要三千卢布。老头子的钱是用母亲的遗产倒腾的，现在已赚到十方。只要拿出三千就可以把儿子从罪恶中赎出来。我最后一次给他一个做父亲的机会。”米卡说。

“他决不会给的。”

“我也知道不会。老头子自己也疯狂地迷恋格鲁申卡。我知道五天前，他取出三千卢布，封在一个大信封里，打上五颗印，用红丝带十字捆紧，信封上写着：‘如愿亲来，当以此献与我的天使格鲁申卡。’”

米卡还告诉阿辽沙，谁也不知老头子的计划，只有厨子“巴兰的驴”斯麦尔佳科夫一人知道，而这一切正是“巴兰的驴”告诉我的。老头子还计划把二儿子伊凡支使开，以免格鲁申卡来时，被他看见。

“万一，格鲁申卡今天到父亲那去了……”

“假如那样，我就杀。”

“杀谁？”

“杀死老头子。”

“哥哥，我相信上帝会安排好的，决不会出现可怕的事情。”

阿辽沙离开哥哥后，走进了父亲费多尔的大厅。此时，父亲已经吃完午饭，正端上果酱和咖啡，二哥伊凡也坐在桌旁喝咖啡。老仆人和厨子“巴兰的驴”站在一旁。

阿辽沙知道，“巴兰的驴”是厨子斯麦尔佳科夫的绰号，

他向来孤僻寡言，并不是怕生或害羞，而是性格高傲，看不起任何人。他的母亲是个身材非常矮小的“三寸丁”，二十来岁，却带着一副白痴相，无论冬夏，永远赤脚走路。

在一个9月间明亮而温和的夜里，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少爷们从俱乐部出来，看见了睡在篱笆里的白痴姑娘。有一个少爷突然心血来潮，提出了一个荒唐的问题：“能不能把这样一个动物当作女人……”

费多尔跳出来，说可以把她当作一个女人，甚至别有风味。那时，费多尔的第一位夫人刚去世，他就一味地狂嫖滥饮了。过了五六个月，这个白痴姑娘就怀了孕，传闻说是费多尔凌辱了她。然而费多尔并不在乎。

不久，费多尔的仆人半夜里忽然听见有婴孩的哭声，在花园里发现，白痴姑娘生了一个男孩。婴孩得救了，白痴姑娘却送了命。费多尔后来给这个弃婴起了姓：斯麦尔佳科夫。这样，长大后的斯麦尔佳科夫就成了费多尔家的第二个仆人。

在斯麦尔佳科夫12岁时，仆人教他读圣经，但刚刚在教第二或第三课时，这孩子忽然冷笑一下。

“你笑什么？”老仆人问。

“没什么。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世界，在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星星和月亮。那么第一天的光亮从哪里来的呢？”

老仆人呆住了，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过了一星期，他平生第一次犯了羊痫风。费多尔得知这事件后，根据他的洁癖，送他到莫斯科科学烹饪，练就了一身好手艺。